



周益公文集第八卷

省齋文稿八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古律詩三十五首

起淳熙廬陵

已酉此紹興癸丑長沙

陶淵明有已酉重九詩一首其以此年此日舟次吉水距永和財一程耳輒用其韻先寄二兄十三弟并呈提舉七兄

王覲十五載歸來稀舊交我鬢昔已華今茲固宜凋
去國甫重五還家倏登高永和有兄弟咫尺如煙霄
緬懷江東使地遠心更勞遙知上翠微江山勝金焦
豈無茱萸酒望望心鬱陶相從會有日永矣非一朝
贛守鄴舜舉寄詩酒於答書中就附四句已酉

南園下是
詩題另起
低一格

十七篇詩酒滿壺贛川風景塞繩樞詩中有畫今摩

詰安用當年八境圖 南園築小堂隣里候賜獻上

梁文戲成小詩紀實解嘲 已酉

半畝園林數尺堂
凡花疎竹小池塘
平泉綠野休相
笑事業功名合自量

郊居三池皆種蓮
自五月開至七月未無日不

寓目今得七兄秋浦佳篇謹次嚴韻 庚戌

雲錦撐舟引興長
冉香回首惜年方
辰陽郡池有冉香亭夏則與兄

同游今四十五年矣碧簫繁雨時傾蓋
紅旆搖風暫並搶
近渚

何勞攀太華
真擬應笑弄西京
夕蟾忽散金千炬
歸

夢依稀到玉堂

和七兄秋浦韻 庚戌

遵渚逢魚素
巡簷驗鵲占江雲
懷李白離菊詠陶潛
句好那容畫才高却道
鹽皇華聊吏隱青論
廷食 庚戌

次七兄韻二兄靜明閣 庚戌

堤有芙蓉沼有渠
東西精舍直平湖
間閣聊中隱山
隄橫陳豈子都
伏婁意行非得得
輪蹄心遠任區區
休窮眼力為疆界
且把詩篇替畫圖

七兄以庚戌重陽前解江東常平即沂江而歸

先寄二詩次韻

唐益公文集 卷之八 四十二
蚤日常同席中間屢語離呂梁今破夢曹發共深期
菊圃新開徑茅齋正築基不妨風雨夜酌酒更論詩
春駕輕車上九華秋乘大舸沂風沙欲拋彭澤追遠
元亮何待龍山宴孟嘉行止非關人力勝清平自有
部民誇征帆衝雨何時至東望牙樯服眼屢花

廣西漕屬呂君祖平以其六世祖文靖公及五
世伯祖惠穆公帖示周某敬題其後 辛亥正月

世臣本非喬木故笏真是其棠奕葉鈞樞翰墨空章
何愧諸王

送劉公度縣丞赴江陵 辛亥二月晦

投分復連牆閑居味更長送春慵斷句情別怕傳觴
我正群麋鹿君當驚驪驪但令同臭味不必共行藏
太和芍藥最盛有紅都勝黃樓子為之冠昔山
谷常宰邑篇詠極多獨遺此花四月八日與諸
友共賞戲成小詩 辛亥
紅勝依稀如魏紫細接鬢似姚黃花豐詩渾無語
豈是參謀闕海棠

簡提刑吳大卿 宗旦 二首 辛亥六月二十五日

瑞節頻移意可知西川西廣又江西蘇黃到處君行
部物色分留待品題堆勝橫看白鷺洲青原穩着釣

臺幽魯公翰墨師川句訪古何妨與一進游

權州揚倅子直方以詩惠鶴雛次韻為謝辛亥七月

十四日

未解連軒賦鮑昭且陪茫蕩醉東臯初非日浴身元
絮何待天冲忘已高羽服便能隨羽扇霜翎正合伴
霜毛使君今是徐州守會宴雲龍樂且遨

此承諭有東坡白袍立鵠之句退閱篇韻謂鵠
似鶴長喙音胡萬切疑是二物至莊子鵠不日
浴而白陸德明音義真云鵠又作鶴音音胡浴
切則又以為一物矣今類書數種雖分兩門然

其所引事却徃徃五見漢紀注謂黃鵠大白鵠
小而武昌又自有黃鶴棲不知竟如何豈所謂
鵠鶴各有五色耶更賴岳教

吉水周中顯秀才相識二十餘年來求永新譚
煥主簿榮壽堂詩為賦一首因以勉譚辛亥八月三日

憶昨淳熙躋壽域東朝長樂慶七十譚家有子列冠
裳翁媪同時應合秩兩宮今奉慈福宮萬有千歲三
宮同十年一講慶壽禮老人版授方重重煥也曾試
南宮裏一第終當恩子耳從更闢榮壽堂它日郊封
詔填委

安福宗子師共兄弟五人作慈順堂養母求詩
五竇曾誇擢挂枝從今天族更光輝會看鼓吹喧
洛何止三人從伏妃

送廣西譚景先經幹兼簡趙帥思朱漕 晦顏辛
亥八月

十七日

舊歷南流上海航今經鐮甯下濰江元戎正直詩書
帥庶使曾臨父母邦朱曾知 不憚客從南去稱要陪
驛召北來雙水衡自古同承拜豈必紅葉映碧幢

永和鎮曾峯季高明秀樓辛亥臘日

心得高明趣接開井邑間近簷風與月隱几水兼天

景物因天巧窓占地慳寒暄俱可至徒倚不知還

次韻馬惟良亦樂園壬子

滿腹詩書却灌園固應浩養百憂寬竹林松徑長蕭
爽柳色花光自際蟠貢焙延僧春泛雪鄉醪醉客夜
傾丹當年悔不分銀菟空把新篇反復觀乾道間與
郡當沙

不赴

紹興丙寅侍伯父赴辰州宿長沙驛今四十

七年驛弊重脩感舊成詩錄呈子中兄并示
子開弟壬子

朝宗無以疇為京閩廣江湖此問津南渡若無三宿
客北征時有五溪賓壯遊我亦深懷舊傳舍人皆勸

作新契閱誰憐今四紀欲論前事只三人

寄題張元善總領新作楚觀 壬子九月十六日

章華蕪沒岳陽城風月還從此地分目極波流江接
漢胸吞大澤夢連雲年豐接畝糧盈野士飽騰槽馬
軼群收取閩河報明主雲臺烟閣佇奇勲

程元成待制書叙別圃攬有亭葵心秀野二堂

之勝見索惡語老病不暇徧賦謾往一篇 壬子九月

二十一日

燭引金蓮白玉堂官垂銀榜左春坊毛曾九倚黃門

樹武子今封召伯棠 給事領將湖南攬有羨君花竹

秀課無憐我簿書忙欲知西地相同處亭午葵心向

太陽

寄題永新張氏無盡藏堂 壬子下元節

山間明月江上風取之不禁用不窮仇仙一發醢雞
象徃徃擇勝貪天功斯堂飛梁挾雙虹坐客常滿尊
不空翰林主人極形容無柰園缺雌與雄豈知清却
廣寒宮默存身已猶其中長春不夜四序同禦寇法
善聊相從

紹興熙三年十月丙辰長沙郡貢士三十人于

公堂太守周公賦詩一篇代鹿鳴之歌

周益公文集 卷之八
風雅因遺楚離騷遂變湘江山清得助日月爛爭光
之子俱勅敵斯文合壇場三元猶未遠準擬再名坊

次韻謝豐叔賈運使 同前

錦衾留盡省綉斧上清湘儒以真無敵臣於遠有光
二天臨宴席五字冠大場晝接行蕃錫權竒下人坊
十一月二十七日劉公度徐用之許相過公度
居憂止酒用之偶食素適有餉小春團茶者因
成拙詩奉簡

平日何曾忘穆生如今胡不飲公榮頗嫌性僻稽中
散為怕情傷阮步兵美意政須羨碧潤衰顏聊復飯

青精更携天上新圓月同試沙瓶雲水清 昨夜微雪

資政殿學士蕭照隣挽詞二首 壬子

科甲早巍巍官曹總帝畿聞嘗森畫戟畢竟踐黃扉

衣鉢傳兒輩 令子亦上 笙歌徹妖團百年盈省陌何

趙古來稀

共政時雖少同朝日最多聯鑪超鶴禁列饌祝雞窠
東宮會食公不食鷄問之不荅予笑曰公生丁酉必
是故也它日當長壽為鷄窠中老人大父矣相與大噱
平昔顏常好歸來鬢未皤飛昇尋乃祖示病笑維摩

公乃同郡王筍蕭
先之後其薨無疾

寄題謝昌國尚書挂山堂 壬子

京國新如桂家山挂滿林葉留經歲碧花雨盛秋金
作擬商舟穩為梁漢殿深幽香宜自闕莫待斧斤尋

任漕子嚴 詔挽詞 癸丑

壯志宵興着祖鞭雄辭銳欲勒燕然一生僅踏金門
地半世常游玉笥天勝墅基高無敵手奪袍句好有
新篇高風堂上凌風閣復觀梅月照筵前

程元成待制寵示和篇其自序用樂天尹洛并
一漁翁事可謂精切歎服不已再次韻奉酬 癸丑

三月

侍冠早以掛朝堂鄉縣榮標 畫錦坊尚記香山曾尹

洛更同魯國歆漁堂春風醉客金絲緩夜燭彈碁玉
石忙應笑汲卿猶未去強扶衰病理淮陽

胡元之提刑寺丞迂塗相過寵示二詩次韻為
謝兼簡趙再可經畧張君量運使 癸丑十月十日

惠政群州楷清名萬口傳南交需按察北闕正群延

延契分元重複

先德與僕嘗僚金陵先兄袁州使君復同官于婺其後遂忝同朝此復脩

維梓之敬謀同甲之好

封疆五接連廬陵廣西皆與湖南樓境勞歸知有日

還狩楚江邊

外計初馳傳元戎久奏功馬牛非北海鷄犬是新豐
梅萼三冬綠榴花四季紅見虞衡志德星臨越分挂海即

吳中 三賢皆居浙西

送孫從之祕監歸朝供職 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

蚤看鷓鴣萬里風晚陪劍履大明宮誰知九郡提封
廣還許三年使事同我合掛冠尋舊隱君當補衮用
新功中興盛事人應說五紀吾邦四少蓬

臘旦大雪運使何同送羊羔酒拙詩為謝 癸丑十二月二日

日

未雪兵厨已擊鮮雪中從事到尊前淺斟未辨銷金
帳快瀉聊憑藥玉船 東坡黃州詩試開雲夢羔 醉夢
免教園踏菜富兒體詫饌羅羶爛頭自合侯閨內何必移

封向酒泉

省齋文彙卷第八

周益公文集第九卷

省齋文稿九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賦詞銘頌贊

賦

夢仙賦

歲直執徐月旅無射佳哉秋氣適此初吉欣涼颺之
却暑假午挽以自逸一性融兮蝶花萬籟靜兮龜息
不噩不驚非想非因儵戾止夫邃宇恍前瞻乎異人
松姿鶴骨谷虛淵淳方瞳瞭然列倦之真者耶肌膚
永雪姑射之神者耶予方裴回眩駭屏息却立已而

蓋雲合車轂擊嘉賓至初筵秩既銜盃以相屬俄陳疑而
五質則有辯傳之客誦言越席曰惟主人形與神一必能超百
塵之數通紫亭之籍其致此也亦有術乎主人唯唯客曰
東海之山玄都之閔峩嶺錦屏之西羅浮嶂嶠之南群聖
窟宅乎其中大藥羅生乎其間安邦鍊五石之精葛洪成九轉
之丹桂而蟬蛻涓子餌木而鸞驂陽陵則石脂度世赤須
則栢葉起凡苟解時後其刀圭斯可酣華之髮而駐將老之
顏矣君亦有所遇而然乎主人蹶然而笑泛然而語服
食之法蓋道之粗諒假是以佐功詎執斯而為主且客
見夫辰錦之丹砂連詔之石浮手箭鏃鸚管世不之

按苟解有落脫誤處

取逮仙茅與芝苓詎終物而遽數儻資藉以引年是
家松喬人鍾呂也得無與徐市盧生之罔祖龍文成
五利之欺茂陵者伍歟僕是以不釋於吾子之言客
曰沆瀣夜飲朝霞晨餐返七還九守一存三挹靈液
於玉池下澗流於丹田交梨大棗大茂其本黃芽赤水
豐其源道堪輿之常數盜陰陰之純全意征僞羨門
山圖赤斧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久視之先也君其
捨旃主人曰客觀其微矣而未臻其妙也莊生不云
乎吹呶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必歆從笙

鶴跨鯨鼈友子晉儂琴高茲豈能髣髴其然毫也哉
願至此而進乎道客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
極昏昏默默彼淺昧之莫知汨廬利以自賊至人則
不然健羨聰明去于內榮華滋味徹于外不將不迎
淡以遊心爰清爰淨莫以答性此廣成子脩身千二百
歲之道也非衆妙之門耶主人曰如客所言槁木耳
寒灰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
者槁木寒乎云乎哉客乃茫然失措赧然四顧頃而
言曰蜉蝣不知龜龍者其智妙也鳶鳩不知鷦鷯者
其見小也惟先生幸詔之主人曰子來前夫不養其
心不足以向性命之真不教其誠不足以贊天地之
生養心之體子既言焉致誠之用吾將傳焉必孝於
親必忠於君推隱德以及其物崇陰功而利人惟不
欺於方寸尚何有於飛昇遠莫暇夫殫述概吾陳其
至近旌陽之許嵩山之靖內養心而全道之真外致
誠而積已之行取纔尹於一同澤偏加乎百姓匪外
驚於末術卒叅華於仙聖推而上之說相武丁既以
此道而有天下遂騎箕尾而比列星率自根而自本
配霄極以長存子於我乎有疑請考古而驗今於是
容撫髀而躍曰吾得之矣之矣乃庸作歌以侑芳醴

周益公文集 卷之八 五十一
歌曰功行三千積多生兮帝賚良弼佐武丁兮萬有
千歲壽而藏兮層霄下土去來何常兮又歌曰鬱羅
兮玉京君之朝兮珮環鳴崑崙縣圃君之遊兮鳶鶴
舞天鳳兮泠泠吹羽蓋兮飄霓旌雲車兮氣馭凌側
景兮周上下音峴方士之遑遑兮欲登真其何路主
人欣然為客滿觴予亦破夢亟其詳蓋非獨闕子房
之辟穀亦所以救曰黎民之渺茫也

詞

胡廉夫哀詞

彼美人之狡好兮羗容與厚江之岑縵蘅蒨之芳澤

兮苞蓮芰以為襟初篤好此竒服兮企高丘其嫁旃
豨膏棘軸曰余遐征兮莫製曳而疾顛理桂楫與蘭
擢兮波瀾洞而興前賓鴻跼跼其遵渚兮鳶鷄安翔
而戾天茹余心其何郵兮蹇前跋而後蹇將賞音之
不逢兮仰鑿柄之不契畦水臺且雕攔兮胡繩芑輿
佃不睨璧假弊帚曾不吝兮顧瓠甌其韞匱駟三世
以永炭固毋恠乎君之棄均內外其不免兮尚何擇
乎豹毅媒臬鶴其布可兮繫後日而恐悔及歲序之
未晏兮深藏余不鬻牀潔飢以為蟬兮寧顧頷莫余
毒蟻娘果其腹兮則余心之所忸不我由其亦已兮

又奚必懷沙且占服棲衡 其苟安兮無庸乎靈茅
之下也憺遯世以無悶兮其以律此俗也義和奚而
不淹兮晷奄奄其即昧谷也喟長夜兮不可晨惜莫
知兮莽愁辛望夫君兮已遠靈害日兮來送咨競爽
兮二惠尚修名兮攸心緬

銘

揚圖南鑑閣銘

人以水鑑可燭須眉微風過之則我娛嬉孰推此內
心明白炤古今湛然是謂觀妙

胡廉甫家藏硯銘

郭明叔內翰玉堂所用硯紫質而雜以青考工記云
青與赤謂之文蓋文字之祥也郡人胡謙甫藏之屬
某為之銘

青紫可拾硯之質

金盞夜直孚號出

郭昔胡今在斯文

巽命重申此其徵

頌

雙栢頌

乾道二年

第

侍讀胡公去值夏之三十年始葺舊第而居之顧視
異時手植草木十不一在惟門術之右雙栢凜然同
本岐枝對聳交茂公指謂客茲土墟於盜也久矣而

栢獨存其後凋者哉客曰不然維公之德可况有五
其存也固宜棟梁之器雖小已異表司徒之言公生
似之寘子平地千丈日至昌黎伯之論公學似之雖
坎壈於中年亦殊群而挺正逮茲時之重芳叶江夏
之流詠瞻漢臺之列樹棲晨暮之慈烏方弄印而闕
長諒匪公其就居旣扶持以神明必君臣之際會告
成功於歲寒非武侯吾誰賴且夫抗疏紹興其砥柱
乎立我大厦其駭輔乎雙幹之祥又何著耶不然是
栢也雖非雪霜之可移設若燎于熟屬薪以莠兒殆
與蒲柳等爾其免佇立而吁恠者幾希然故客言之
非說也公受之非過也言有不足頌以播之其詞曰
公之居兮畝宮公之材兮棟隆尚封植乎此木以無
忘夫角弓

贊

周德友真贊

睟面盎背君子困之容秀眉豐頰文雅之風冠裳巍
然宜在金馬庶幾彪以勸學者

盧溪先生王民瞻真贊

朝弄萬象雕琢天和不見詩人未老鬢皤先生九十
乃爾顏醜窮則追澤畔之吟達則和沛中之歌人徒

見其善者機吾獨喻之并無波蓋風被而文成非月
鍛而日哦雖以此千二百歲可也彼造物者其如予
何戊子八月一日

王日休贊

龍舒王日休字虛中儒釋兼通嘗為六經語孟訓解
至十萬言尤篤信淨土之說當以特奏名入官棄不
就飄然訪予於廬陵方為學者講易一夕厲聲云佛
來即之逝矣享年六十有九謝君承宗趙君公言暨
好事者猶其像示予乃為之贊

皇皇然而無求惕惕然而無憂閔顏風之莫救攬衆
善以同流導之以仁義之原誘之以寂滅之樂世知
其有作而莫識其無為故中道奄然而示人以真覺

施聖與參政真贊

巍巍堂堂民之表儀磊磊落落邦之著龜人云廊廟
之具自謂巖壑之姿節文斯二者一言以蔽之蓋將
二十四考於中書然後千二百歲而不衰乎淳熙丙
午三月十二日書

侍讀學士劉公真贊

辭章秦漢不踐內制才識班馬不為太史蓋時通而
舍塞亦名高而衆忌雖然問學如歐九而咨其博英

周益公文集 卷第九
傑如蘇二而服其氣茲所以為公是也歟紹熙三年
三月三日題

中書舍人劉公真贊

中朝大議專以正對名邦宅牧輒用德最如叔向之
遺直兼子產之遺受此非叔貢父耶有諸中必行諸
外也紹興二年三月三日書

墨莊陳夫人真贊

賢哉夫人克相其夫以墨為莊非田之腴壽考蕃昌
百世菑畬陶母同邑其後身乎

紹興二年三月三日題

省齋文豪卷第九

周益公文集第十卷

省齋稿十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省試策三道

紹興二十一年

策一道

史稱文帝比成康孝宣比高宗周宣當否如何
 對欲知帝王之心者必考其所學之道欲知帝王之治
 者必觀其所任之人在昔唐虞三代之君以若稽古之
 學迭相授受變用中克實昇之禹之執中舜實昇之其在成湯
 所學者建中而已其在文武所學者皇極而已所謂變之術權慘
 刻之法未嘗著之於心宣之於口是以治効純粹名聲彰聞

周益公文集第十卷

省齋稿十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省試策三道

紹興二十一年

策一道

史稱文帝比成康孝宣比商宗周宣當否如何
 對欲知帝王之心者必考其所學之道欲知帝王之治
 者必觀其所任之人在昔唐虞三代之君以若稽古之
 學迭相授受之用中堯實畀之禹之執中舜實畀之其在成湯
 所學者建中而已其在文武所學者皇極而已所謂變權之術慘
 刻之法未嘗著之於心宣之於口足以治効純粹名聲彰聞

載祀千百堯然不可企及則其所學之道為何如耶若臯
夔若稷契若伊尹周公咸以聖賢之賢居輔弼之任或
陳九德或諧八音五教於此而敷百穀於此而播一德足以
致天心之格大勲足以光明府之藏是以都俞而萬
邦乂優游而百度舉經傳之所載先民之所談鏗錫炳
燿盪人耳目由今望之若神人然則其所任之人為何如
耶帝王旣熄降及西漢言治者必以文帝宣帝為先一
時治績著在史冊班班可考觀其親飾子女結凶
奴和親之好大明信義致單于渭上之朝偃兵息民
人以寧謐可謂有意於撫綏之方矣聞賈生之賢則
前夜半之席嘉黃霸之治則增潁川之秩才能類進
衆賤脩理可謂有意於任用之術矣開籍田以勸農
舉孝弟以善俗總核名實信賞必罰可謂有意於設
施之要矣然究其終始推其功效往得於此而失於
彼舉其小而遺其大故制度可脩也而文帝未嘗脩
德教可任也而宣帝未嘗任彼豈憚於有為而其於
自棄歟蓋其所學非帝王之道而其所任非帝王之
佐故也何以言之人君之所為係其所學學于帝王
則足以成帝王之治學于駁雜則足以成駁雜之治
如符契之相合如影響之相隨有可不掩者文帝所

學者何道也刑名之道也宣帝所學何道也雜霸之道也夫惟二君所學如此其能知帝王之心存乎愚故曰欲觀帝王之心必考其所學之道此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必有賢哲為之佐佑然後可以大有為於當世如朕朕服臚元首之相資如風虎雲龍之相從有不可廢者文帝所相者何人也木內之絳侯任氣之申屠嘉而已宣帝所相者何人也好嚴之魏相不事事之丙吉而已夫惟二君所任如此其能繼帝王之盛治乎愚故曰欲知帝王之治必觀其所任之人者此也夫文宣之學既如此文宣之佐又如彼其有

愧於三代之事業不必學士大夫乃能知之雖三尺之童亦如之矣孰謂班固負良史之才當筆削之任而昧於此乎請為先申其說夫周家之治起於文武而大備於成康之時漢氏之業創於高惠而禮養於文帝之世然則成康也文帝也皆守成之君也孟堅於是稱之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蓋論其守成之時相類如此非謂其心所之存治之所致可以比夫成康也必欲責文帝以禮樂庶事之備其如無成康之學何其如無成康之佐何商周中否正業掃地賴高宗宣王而中興漢武窮兵海內虛耗賴宣帝而復振

然則高宗也宣王也宣帝也皆中興之君也孟監於
是贊之曰可謂中興侔德高宗周宣蓋論其中興之
効相類如此非謂其心之所存治之所致可以比夫
高周也必欲責宣帝以嘉靖高邦明文武之功業其
如無高周之學何其如無高周之佐何嗚呼世已遠
矣二帝三王之不可復見矣有君如文帝如宣帝猶
以所學非其道所任非其人遂不足以為純粹之治
况於晉唐之陵夷乎必欲舉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
又得臯夔稷契伊周之臣則千載一時端在今日恭
惟主上擴帝王之量以撫寧方夏體天地之德以覆

育群生綿宇固已阜安民心固已愛戴戴方且日與一
德大臣緝熙百度潤色洪業可謂帝王之道而又帝
王之佐矣筭計見効豈啖劉之君敢冀其萬一哉是
宜執事先生推天保報上之誠作為問目俾諸生兼
舉而俾陳之夫西漢撫綏之方任用之術設施之要
凡得失優劣之可言者愚蓋詳言于前矣至於今日
之治可得而形容者則遽數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
流更僕未可終也姑取詩人之頌以配當今之治庶
幾乎美盛德形容之意迹夫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
時邁之頌可以形容矣多黍稷多稌亦有高廩則豐年之

頌可以形容矣郊祀天地產祥降嘏願獻成命之頌
可乎設業設設夔肇新雅樂則願獻有馨之頌可乎藉
田可以勸農也何愧乎載芟之所作原廟所以奉先
也何愧乎絲衣之所陳興崇太學足以掩在泮之美
務農重谷穀足以掩在垆之頌至若躬祀太一祈民福
也禁止漁捕遂物性也捐沸騰和氣充溢上馬日月
星辰順其序下馬鳥獸草木安其生自非吾君之仁
吾君之德則何以臻茲若乃運至化於一堂之上納
生灵於太和之域熙熙怡怡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謂
帝力何有者則又非諸生所能形容也

第二道春秋賓禮人才之優劣

愚嘗讀周官之書見其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六卿之
長各帥其屬治教也禮正也形事也其任既殊所掌
亦異獨於賓客之禮則聯事合治不專主於一職故
太宰百官之長也而以禮待賓鄉師地官之攷也而
曰州共賓器賓禮則以親邦國春官固加詳矣候人
以師方治夏官固有司矣行人之職載於秋官圭玉
之制掌於玉人此其大略也若夫待之以四郊之賦
共之以外府之財燕饗有儀賀慶有禮散在百官者
又皆繼祭祀而言之一何待之如是之厚紀之如是

之詳也耶此無他玉帛交贄有國盛典方將轉戰爭
之事而為揖遜之禮釋甲冑之器而為俎豆之容使
神州有盤石之安而甌脫無風塵之警則其待之厚
而紀之詳不亦宜乎惟其如此故當是時上馬卿士
之在位者下馬俊秀之在學者徃徃目熟乎待賓之
儀耳熟乎待賓之樂周旋進退勞贈酌答無不洞達
於胷次一旦馳四牡之車挾英蕩之節或賀慶以贄
諸侯之喜或蒞盟以交鄰國之歡則無非專對之才
無非膚敏之使又豈有不忠不信者哉又豈有失節
辱命者哉下逮春秋之世諸侯暴橫爭戰相尋其棄

先王之典籍如弁髮土梗固不可與成周之盛同日
而語然而林國喬木風烈尚存執斧伐柯其則不遠
如叔孫穆子之聘晉也聞燕饗之歌奏而有不拜重
拜之別是所謂君臣之體者也吾善之獲其庶幾乎
叔弓之聘晉也郊勞則辭致館則辭是所謂知謙遜
之禮者也膚敏使之美其庶幾乎叔向聘楚而問無不
知是不辱命也士起朝王而辭不失舊是又能專
對者也以區區之鄭猶多君子故廷勞衛侯則大叔
簡子之才見稱於北宮郊餞宣子則子旗子柳之賦
亦盡於此比與其於交際信可觀焉雖然有所謂全才

有所謂一篇^偏之才盛時但皇華之遣使四牡之勞還而未嘗聞以一善之美一言之能取重於世垂名於策者非無其人也全才既多不可勝紀故也春秋之世則不然一善必聞一言必著^著故長於斷事簡子以之長於應對太叔以之必欲責簡子以應對責太叔以善斷吾恐尺有所短矣推是以往則穆子之五善未必有叔弓之膚美叔向之不辱未必有士起之專對不謂之一偏之才可乎嗚呼驛騶不生凡馬可以當上駟鞭撻不出中材可以為巨用惟春秋禮典湮滅人材難得故教子得以擅美於當世而垂光於後代使當成周之盛則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固未容佼佼錚錚獨有聞於^世也恭惟主上好生之德保養生靈不殺之武鞏固王緒^爰自睦鄰脩好使舍交馳禮樂之光華庭實之旅百視前古為有加焉則凡被出疆之選膺杖節之寵者無非忠信威儀之士辨博通敏之才蓋已遠邁春秋之時而疊疊乎成周之盛矣執事先生親執文柄發為問目以誦諸生異時或御舍而出必能增重國體且舉春秋教子俾品藻而備陳之固惟竊敢何足以預此然蒙被育之久鼓笥學校之間竊聞朝廷待賓之重與周

足休朝夕之所觀感朋友之所講習亦云熟矣所謂
交際之道非曰能之蓋亦不敢自處於春秋數子之
後惟先生其進之

第三道

務農

對敦本之道莫大於務農務農之要莫先於戢兵何
則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之多寡不在乎他在
乎農而已農之勤耶則萬箱之積可坐而致農之墮^惰
耶則九年之蓄無自而成為民父母苟能旌其勤而
賞之穀其墮^惰而責之則非特百姓之足也而國用亦

足焉非特國用之足也而禮儀可興焉愚所謂敦本
莫大於務農者此也雖然上有農務之意而不戢^和
兵之道則雖督之勤勤勸之諄諄吾殆見其力勞而
効寡矣向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
年故也為民父母苟能懲忿而窒^武慙^武偃^武伯而右文則
向也荷戈之士可使轉而為抱^耒耒^耒之農向也戰爭之
場可使轉而為膏腴之壤於此時也民安其生農復
其業上之人雖無事於勸猶將勉馬况又篤之勤勤
勸之諄諄耶愚所謂務農莫先於戢兵者此也三代
而上遼哉邈乎未易槩姑以成周之法質之昔者成

周益公文集 卷之五 王績武王之緒又得周公為之佐兵已戢矣天下已
定矣於是念穡稼之艱難思先公之貽訓置地官之
戢嚴井田之法觀其百畝為夫三夫為屋為井三井
方一里是謂九夫而八家於此共馬各受私田百畝
同春公田然後大司徒頒之以戢事小司徒令之以貢賦
遂師巡其稼穡遂大夫稽其功事凡田之不耕者則
使之出屈粟以罰之夫惟勸之如此其至也督之如
此其嚴也借有墮農亦將鞭其後而耻躬之不逮况
於深耕易耨之暇乎家給人富無乏者豈向使周成
王周公不以生民為念而以黷武為心則轅門之士
衆而南畝之人寡轉餉之用廣而食廩之蓄微雖井
地為得而耕諸雖有谷粟烏得而食諸吾於此益知
務農之道非戢兵莫可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仁德昭著著知敦本莫大乎務農也於是乎
行勸課之令若師臣若漕臣若守若令皆以勸農為
戢則敦本之意可見矣知務農莫大於戢兵也於是
乎力戒征代之事澶淵之役非武之不振也恐南北
之民不得盡力乎耕耨故也元昊之和非威之不立
也恐西人之子不得盡力乎耕耨也故卒之倉廩充

盈禮義興行政教以平刑罰以清非戢兵之効歟逮
于主上握圖御極述追先志擴聖人之度締北道必
人之歡詔書數下專以便民為務比年以來人有常
產地無遺利金穰屢應百穀用成古所謂天下有道
却走馬以糞其在茲乎執事先生尚患大江以北田
疇未闢欲倣成周下劑彊予之制俾民樂於開墾特
岳明問俯詢承學自非上體聖君之德意而下欲知
農之勤墮則何以及此側聞邇者因守臣之請復力
田之學科置以學籍誘以爵祿蓋將勸天下之農復西
淮之舊也假以歲月之則耕者四歸皆願出於君吾之
野萬億及桡翹足可俟又何必下劑以致之彊予以
任之如遂人所載乎若夫魏文當戰國之際兵革不
息民皆失業故李悝畫為盡地方之教漢武當窮師
之後海內虛耗飢饉薦臻故趙過平都令光之徒或
為大田或以人輓是皆摧一時之宜救不足之弊所
謂積之涓涓洩之浩浩殊不知兵戢則農富農富則
用足紛紛之法果何益哉今必欲舉是以為盛時獻亦
何異時雨旣降而欲進灌溉之利日月旣出而欲揚
燭火之光其感也甚矣執事以為如何

周益公文集卷第十
省齋文豪卷第十

周益公文集第十一卷

省齋文稿十一

宋廬陵周益公必大著

試館職策

近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周某程大昌並召試館職劄送院已選定今
月二十四日早引試今撰到策題壺道謹錄進呈
如得允當乞速批降付學士院施行奉

御寶御寶批依

紹興庚辰九月

問祖宗以三館育天下之英才推擇之重視漢之藏室唐之
瀛州為不足道故必閱試其人然後命之則有事於此

者非但若場屋進士為以取科級而已今天下之事多矣而其大者三焉曰兵曰吏曰財自比年徂於無事閱習之不以時養養之不以道將姑息而不變歟則懈弛因循不足以致百之用議者或欲汰瘠弱革冒濫作而新之則張皇紛更之虞在所慮吏負猥并文武官在選過二千輩率以三人守一官而不足置之而不問歟則淹滯失職非足以待四方之士議者或欲裁任子掎流品改而張之則少恩變古之譏在所恤歲入有限調度日增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已一意於愛民歟則養兵贍國不能以為卒歲之計議者或欲謹逋歛嚴征權權以

濟之則竭澤無魚之憂在所先此皆今日之急務吾君為之寢而不昧當饋而歎亦學士大夫所宜有獻也願聞至當之說將以復于上

翰林學士洪遵撰

對有弊可言不害為治無弊可指君子懼焉昔賈誼太息流涕於文帝之時而牛儒稱太平無象於文宗之世漢宜衰也而禮義之俗成小大之刑措唐宜盛也而大和開成之政後世無傳焉善觀時者必有致於此矣吾君躬聖神總萬邦盥食而宵衣任賢而使能勤儉脩乎一身仁心孚乎邇邇凡可以為民興利而除其害者患弗聞耳一聞焉未嘗弗行也道純德

厚元元幸矣顧天下之事猶有可言者焉蓋除患禦侮莫如兵而選練之未精趨事赴功莫如吏而猥并之未清足國裕人莫如財而邦賦之未盈大臣之所謀謨侍從之所獻納臺諫之所論列至詳矣芻蕘之賤其能嘿嘿乎自戰國秦漢以來其興衰治亂鮮不以兵而其節制訓齊則繫於將今不察將之能否而惟兵之衆寡是問其可乎晉文公之霸也車七百乘耳然少長有禮卒成大功至昭公平丘車乃四千乘是宜諸侯震懼無敢竊議然子產乃謂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是則兵不在衆明矣李信蒙恬以

秦兵二十萬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則兵又有時乎用衆也雖然二者皆是也兵寡可也寡而不精則不可也兵多可也多而沉則不可也今六蜚所駐內倚三師以為根本之衛自江而上近則京口金陵遠則荆襄蜀中漢則九江池鄂帶甲之士無慮百萬然而閱習之不以時養之不以道癯弱之未去也冒濫之未革也將姑息而不變歟無事則勞吾發軔有用則于吾李法矣將大為法制以澄汰之歟則蕭俛銷兵之謗紛然矣為今之計莫先任將將得其人兵自精矣昔李光弼代郭子儀於朔方營壘士卒麾

懺無所更也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此非明効大
 驗耶北之詔書旁午逆制喻度未汰一卒未蠲一弊
 而謗興於下怨歸於上者則有間矣雖然此特任將
 之效而未若御將之為尤急也夫一仞之墻民不得
 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何凌遲故也明乎此則
 堂陛之勢不可以不嚴操舟之人揖維在手以之臨
 三峽泛洞庭委蛇曲折無不如至苟撞傾揖摧則雖
 斷港絕黃之間覆矣明乎此則臂指之勢不可以不
 運夫惟堂陛之勢嚴則姑息之患自去姑息之患去
 則為將者方且畏威率衆之不暇而為兵者亦安得

綱目
 四字應連
 寫

不投石超距以奮其勇力哉惟臂指之勢運則可汰
 汰之可革革之而何張皇紛更之有此御將之所以
 為尤急也今朝廷清明紀綱不紊彼提尺籍伍符於
 外者猶懈弛因循不能作於下偃蹇傲睨不能體上
 德假令幽障之烽起挿羽之檄馳雖使兵精適足資
 其飛揚耳詩曰迨天之未晡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在今日固當汲汲也請借漢以為喻高祖之困
 於成臯也共車者惟滕公耳自稱漢使馳入張耳韓
 信之壁即其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而易置之信
 耳雖驚無能為也周亞夫屯軍霸上文帝勞軍先驅

至乃不得入至謂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
帝反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嗚呼信耳虓將也而高祖
之術能行於敗衄之餘亞夫平平耳孝文乃不能信
威於畿甸幸亞夫無反相耳向使稍懷顧望豈可不
為寒心哉明主鑒二者之得失則尊君卑將之道默
然而意傳矣官冗之患所從來久人之言曰古之事
也簡故其官畧後之事也繁故其官詳惟簡故精惟
詳故冗今既異古則後益多於前故夏商之官也已
倍於帝者之世是故然矣西漢吏員自佐吏至丞相
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至唐太宗乃能省內外官

定制為七百三十員詎可槩以古今先後論耶大抵
創業之初入仕之塗寡則闕員為多承平既久入仕
之塗衆而官始冗矣請置歷代直以本朝驗之 藝
祖肇基王業增置州縣佐官至於遐方下邑人所憚
徃率強予焉當是時聞以乏人為患矣未聞患冗也
祥符而後取仕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寢加於舊嘉祐
中歲取吏部之選者為官監省寺之官常不啻乎百
人論者患其多焉至於元祐則以闕計負什徒相信
矣流弊及今擲又甚焉魚貫於都門麋至於銓曹守
選之人殆過三千率數十人而競一闕五六歲而竣

唐益公文集 卷之二 七
一官士而至此亦可謂淹滯失職矣夫上有失職久
閑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有司安得置而不問
歟比者猥曰考績而升黜之則智者用愚者伏賢者
進不肖者逐庶其有瘳乎雖然似矣而未盡也書曰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蓋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伯其數各五十耳何以知其然也記曰有虞氏官五
十是以知其然也夫以朝廷之上其官止於五十則
功罪可以坐見能否可以意知而後考績之法行焉
又况舜命九官或終身不徙三考所陟不過如增秩
進章服耳今銓選之法錄判司簿尉升之令錄幕職

自是等而上之則為大邑為守貳雖以甚九之才苟
不麗於刑辟而力足以致公車之薦者皆可積累歲
歷階而至吾惟稽閱以選按藉以授紛而還來者不
知其幾也賢否何知焉故曰考績似矣而未盡也然
則柰何曰置官有常負不可損也入流無常數胡不
澄其源乎夫其源常清其流猶濁如汨其源濁孰甚
焉國初取人大要科目與任子耳自建隆迄開寶歲
取進士多者三十人少或十人歲補齋郎不過十五
人進馬不過十二人而已兩塗多寡適相當也近世
奏名常數百輩而以郊恩入文武官者殆且十倍其

他雜流泛補休致遺占之數不在焉可謂弊矣今將
裁任子掇流品固也然驟於革弊則多怨輕於定令
則易搖以多怨之人而議易搖之令利未遽見謗則
隨之此措紳之儒所以樂於因循而無敢輕發也歟
夫歲許貶恩 祖宗法也及其弊也則更以三歲之
制貴而親者如宗室近支猶遽加降殺少恩變古之
譏初無聞焉至於今日何獨疑之宜命掌故按諸道
郡邑有幾設官分職有幾三歲而入仕者又有幾略
以負闕之數而制為入流之限庶乎其可也抑有二
說國家寄祿之階蓋有倣古元士而制定負者錄第

四品而上雖以侍從之貴或七年或十年僅容一轉
武列稍崇則非軍功不遷也名位差殊其嚴如此彼
官登正即任正使者實始蔭補顧乃下與議即崇班
之流同其歲月何不改而張之此一說也誠使文階
視正即武階視正使者三經郊而一任子卿監橫列
而再經郊而一任子至從橐廡車則三遇而虛其一
焉此又一說也假以數年使已仕者無需次之淹方
來者有易進之望亦可以待四方之士矣此法一定
則雜流泛補之恩掇之非難也太公曰日中不蕪是
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此言當及時也圖之此

其時矣往者四郊多壘饑饉連歲丁壯轉徙田萊荒蕪加以東征西伐賞賚四出固嘗傾司府之弊發內帑之藏理財之難惟彼時為然然且民力裕於下邦用足於上是何也民知上之不獲已而非以厲我也故賦歛雖頻有慝志焉粵自國步既康無斷爭金革之聲未嘗橫歛以傷民之財也未嘗勤戎以奪民之力也而又誕後稷之播有相之道再登三登矣而瞻足之報猶未止於大農意者損上蓋下之道當日新而又新矣昔文王為灵臺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及皇國父為一臺既不速成築者又從而謳焉夫築臺

一也此悅而從彼憤而怨蓋亦反其本而已矣且有子固非愚人也其對諸侯用不足之問而曰盍徹乎孟子之論理財亦欲脩其政事然則歲入有限調度日增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已蓋有當為者矣今世之言利財者第曰謹逋歛嚴征權征權不待嚴也何以明之周制萍氏幾酒謹酒群飲則有誅焉蓋以酒醪為靡谷之本故節之也漢法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罽操兵乘騎馬蓋以從事於末則害農者蕃故抑之也世則大異矣養兵贍國之計賴於征滴權酌者十蓋八九古抑商賈今惟患其不多古

節酒醪今惟欲其飲也如是足矣又欲嚴之無乃使
事舟車者多古節之鋤梨樂沉酣者悉為閒民乎至
於謹逋歛之說則尤不可以不辨漢唐守令躬行阡
陌視民如子固有以予民租拙催科為賢者矣方冊
具在可睹也今駕朱轡縮墨綬者率以逋歛有無為
毀最他可駭也北年以來縣令之趣辨者部刺史固
嘗薦聞而遷其秩矣二千石陷失膏賦者地官固嘗
揚刻而削其階矣又欲謹之民其無如矣然則今日
理財卒無術乎曰有之曰何術也躬行敦朴以先天
下可也則有一焉擇人而久任之是也今後又在官

官惟其人而於掌邦教阜民財者尤致意焉亦可為
擇人矣卿貳總其綱即曹陳其紀所謂量入為出之
道日夜念之至熟也而中都之買未朽太倉之粟未
腐議者疑焉昔劉宴當軍興水旱之餘歛不及民而
用度足豈今安平盛際反有竭澤無魚之憂哉是殆
久任之法未行故富國之效未成耳宴之領度之也
鹽鉄轉運鑄錢租庸之推悉付之雖守婁移而領使
如固因能而任蓋十有六年用能究漕運之利病制
萬貨之低昂幹山海排商賈知所以取而又不怨知
所以予而人不乏向使教玉人之琢牽善書之肘信

之不專任之不久則宴也不以妄作誅當以廣也
廢矣唐之中債何自而振也哉前事昭然後來之龜
鑑也如其不然才無聞而驟用席未暖而輒易百人
輿瓢惟惟無益瓢且裂矣不特此也世有飢穰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晚兵旱相乘天下之力屈此漢儒
卷卷之所憂而史氏特書以示後者也安得愬然而
忘之耶凡此三者急務也人不患於不能知亦不患
於不能言顧力行何如耳昔周宣中興內脩政事外
攘夷狄今欲墮兵去冗吏省常賦充事政事之當脩
者也若乃疆場之事則不可得而聞矣管仲謂東廓

番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君子善謀小
人善意然則疆場之事雖不可聞也亦可竊意也夫
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國家守信愚曰可矣
禮以徠之恩以結之金幣以鉅之柰何琬圭之瑞雖
交而蹄林之馬常秣抑不知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
進耶其將深思遠謀多方以誤我耶是未可知也顧
當堅盟誓言之約而脩政事以應之耳誰憚而久不為
乃直為是慄慄也抑又有猷焉猛虎伏於山林故其
氣皎或能驚人而動物一旦咆哮於無事之秋而躍
梁於四達之衢安知陷穽不設於蕭牆疆弩不發於

徒中也哉蓋以激勵我將帥甄別我人才均節我財
用毋為戎首以盡夫自治之道設有驚烏相時而動
以收卞莊子之功則寢何患乎不安而當饋可無患
也侍不云辱居然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
規

省齋文彙卷第十一

